

風雷

陈登科著

風雷

第一部 中册

陈登科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· 1964年 · 北京

第二十一章

天剛蒙蒙亮，春芳和金花，一人推着一車蘆席，赶到城里去。

从黄泥乡到县城，說是四十五里，其实五十也不止。可是天剛小傍中，她們就赶到了。

春芳已有很长時間沒有进城了。一到城里，对城市里各項建設的飞跃发展，非常惊讶！解放前，这个城市，是什么样子，她不知道，因她沒有进过城。解放后她第一次进城，还不知街在什么地方，也沒有看到楼房是什么样子；看到的，只是遍地瓦墻子与炮弹坑。第二次进城，不見瓦墻了，炮弹坑上盖起了新房，修了馬路。这是她第三次进城，不仅見到了楼房，还有好几座老高老高的烟囱，伸向天空，仰头向上看，心都彭彭跳。連哪一条大馬路是往县委会去的也認不清了。她只好沿着一条最寬的馬路往前走。她想，奔县委会去的馬路，一定是最寬闊的，最繁荣的，也是最熱鬧的一条馬路。

馬路上的人群，往来不絕，生意买卖，十分兴隆。

春芳的車子，走在前边，金花推着車子跟在后边，两人的車子只隔四五步远。到了市中心十字街口，春芳停下車子，扭头向后边問道：“金花，好多烟囱，知道哪一个烟囱是面粉厂呢？”金花将車子向前推了两步，与春芳并肩站下道。

“你身上不是带着信嗎？看看信上是怎样說的。”春芳道：“信是写給方政委的，也不能将两車蘆席推到县委会去哟。”金花道：“那咋办呢？”春芳道：“我看，把車子先放在这里。你到县委去，找到方政委，等他和面粉厂說好了，我們再来推車子。”金花把嘴一撇：“我不去。方政委我也不認識。”春芳道：“不認識怕啥，有信他还能不睬哟。”金花道：“一見生人，我就說不出話来了，还是你去，我在这里看車子。”春芳想了想道：“这样吧！把車子推到前边学校門口，你到那飯店里坐坐，我到县委会去。”

春芳丢下小車子，順着大街，在人群中左穿右讓，直往前走。忽然听得后面有馬鈴声，蒼朗蒼朗的越响越近，回头一看，只見人群紛紛向两边讓开，三輛馬車，急速地穩当地在寬敞的馬路上駛来。馬車上面，裝的不是別的东西，全部是打成捆的蘆席，看样子，至少也有千把张。第一輛馬車的最高头，穩坐着一位妇女，身上穿的和自己差不多，年齡也大不了几岁。只見她神态自如，滿面春风，好像并不是在千人万眼的街道上，而是在自己家里似的，毫不羞怯地看着左右两旁的人群。

春芳一想，这許多蘆席，必定也是拉到面粉厂去的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一个面粉厂，一家伙收进这許多张蘆席，我們的一定不收罗！她便壮起胆量，迎着馬車站着，远远地向車頂上的妇女招招手。那妇女俯身对赶車的青年說了句什么，又向后面两輛車做个手势，三輛馬車便在春芳面前停了下来。

那妇女矫健地从蘆席頂上跳到車头上，又从車头跳到地上，笑嘻嘻地向春芳問道：“同志，你有什么事嗎？”

春芳紅着脸道：“我想問一下，你們这么多蘆席，是送到

面粉厂的嗎？”

那妇女道：“不，我們是送給农具厂搭工棚用的。”

春芳放了心，又問道：“你們这是多少人家編的？”

那妇女道：“我們不是一家一戶編的……”

春芳道：“不是一家一戶，那一定是組織起編席小組了。”

那妇女道：“我們是九里店农业合作社。”

春芳惊奇道：“九里店，农业合作社？你是……”

赶車的小青年在旁插言道：“她是我們的副社长，鼎鼎大名的姚兰英，你不認識嗎？”

“姚兰英”这个名字，春芳听父亲講过多次。原来在她的想象中，这位全县聞名的妇女劳动模范，必定是高出自己两个头的巨人。可是站在面前的这位妇女，看起来却与自己一般高矮，年齡也相差无几。而人家的劳动業績，却成了全县妇女的榜样，便怀着敬爱的心情，問道：“你們和农具厂是早有买卖，还是他們上門去收的哟？”

姚兰英道：“是的，我們和农具厂、供銷社都有合同。我們給他們蘆席，他們給我們农具、农药和牲口，支援我們农业生产。”

嚙嚙，好大的口气，儼然是三輛馬車的主人，整个农业社的全权代表，簡直与工厂平起平坐哩！春芳爱慕已极，竟不知再說什么是好。

姚兰英又問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春芳难为情地答道：“我也是来卖蘆席的。向你打听打听行市，耽擱你赶路了。”

姚兰英笑道：“沒有啥。你是哪个社的？”

春芳更加羞愧，要說自己还是单干农民，刚刚成立副业生产小組，实在講不出口。便装作沒听见，轉身閃到路旁，

表示話已說完，給馬車讓路。

姚蘭英又跳上車，向春芳招招手，表示“再見”。趕車的青年抖抖繃繩，喝了一聲，馬鈴又响，三輛馬車，在人們讓開的大路上，威风十足地向着烟囱林立的方向前進。

春芳望着馬車漸漸遠去，心里增添了一股巨大的力量，眼前更加明亮了：今後應該怎樣生活，有了目標，有了榜樣了！

她想找個適當的人，問一下縣委會在什麼地方。抬眼向人群中一望，忽然看見一個背麻包的瘦長個子，在人群中亂擠，看後影，好像是前胡的胡永貴。春芳猛吃一驚，暗想道：“胡永貴，不是說到西安去做工了嗎？怎麼會在這裡？他兒子胡大虹被人殺了，他還不知道吧！”她便擠進人群，大聲喊道：“胡永貴，胡永貴！”

那個背麻包的猛一回头，並不答話，却急急慌慌地鑽入人群，向前擠去。春芳邊喊邊找，從人空里向前追尋，冷不防被誰踩了一腳，疼得她蹲下身去。等她再站起來，那胡永貴早已無影無踪。

春芳無奈，只得問明了路，拿着祝永康的信，進了縣委會。

方旭東不在辦公室，春芳又找到他的家里。

春芳走進方旭東家的小院子，見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大嫂子，領着兩個孩子，在院子里挖地。上前問道：“同志，方政委是住在這個院子里嗎？”

這位大嫂，也是農村婦女的裝束，一雙溫柔的眼睛，掃視她一下，放下手中的鉄鍬，搓搓手上的泥土，向她走過來，熱情地問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從哪里來的？”

春芳道：“我是黃泥鄉的。祝書記有一封信，要我來找

方政委。”

这位大嫂，略微回想一下，恍然一笑：“噢！就是上次住在我們这里的那位祝同志。快！請到屋里去坐。”那两个小孩子，跟着这位大嫂热情的語声，好似一对小蝴蝶，嗡嗡围上来，一个拉着春芳一只手，跳跳跃跃地叫着：“阿姨好，阿姨好！”春芳拉着两个孩子，走进屋，在一把木椅上坐下。順手抱起那个男孩子，亲了亲，道：“呃哟！你长得多好玩啊，多漂亮呵，几岁哪？”这个孩子，天真地抱着春芳的脖子，亲切地答道：“四岁，四岁！”

“你叫啥！”

“我叫冠华，爸爸叫我小华。”

春芳对这个孩子非常喜爱，觉得他太会說話了。抓住小华两只小手，在半空抖抖，做了一个飞的姿势，笑問道：“你为啥叫冠华，是誰帮你起的这样好的名字？”小华天真的說道：“我媽媽叫洁华。爸爸說，他和媽媽，現在是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，等我长大了，就是建設共产主义了。我就叫冠华，我要比媽媽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，把我們国家建設得更强更富，更好更美。”

那个女孩子，略微大些，拚命往春芳腿上爬，一边爬着一边嗷嗷叫着：“阿姨，阿姨，媽媽說，小华的名字，沒有我的名字好。”春芳将她拖到腿上，与小华面对面坐好，一起紧摟在怀里，問女孩道：“你的名字叫啥？”女孩子道：“我叫村艳。爸爸欢喜叫我艳艳，媽媽就不叫我艳艳，她都叫我村艳；說我的名字有紀念意义，是爸爸和媽媽从城里調到农村来，第一个生我的。”那位年輕的大嫂，一手提着茶壶，一手拿着茶杯，从外边进来：“呃吆，都是来人疯，还爬到阿姨腿上，快下来，把阿姨衣服弄脏了。”边說着边倒了一杯茶，恭恭敬敬地

送給春芳。

春芳對這位大嫂，感到非常親切，也特別起了尊敬之心，邊接過茶杯邊站起身問道：“同志，你是……。”這位大嫂笑着答道：“我姓楊，人都叫我楊嫂，在這里好幾年了。這兩個孩子，都是在我手里長大的。昨天晚上，省里來了一位書記，今天一早，方政委就陪着他，到鄉下去檢查工作了。”

春芳聽說方旭東下鄉了，心不由往下一沉，轉口問道：“潔華同志在家嗎？”

楊嫂道：“今天監委會不知開什麼會，潔華早飯也沒吃，就忙着去開會了。”

春芳從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遞給楊嫂道：“這是祝書記帶來的一封信，請你幫我交給她，我想見見她。我們鄉里有好多事情，想當面向她請示。”

楊嫂接過信道：“你在这里坐坐，我去看看她在不在。這兩天，也不知有多少人上門來找她，忙得飯也顧不上吃。”

楊嫂拿着信走出門去，只有一轉眼的工夫，便有一位女同志走進門來，問春芳道：“你是從黃泥鄉來的？”

春芳聽到來人的問話，便估計到是潔華回來了，忙抱着小華，站起身問道：“你是潔華同志？”

潔華上前扶着春芳的膀子道：“坐下，坐下，你們鄉萬鄉長，每次到縣里來開會，都要到我家來，來看看這兩個孩子。”

春芳笑道：“那就是我的爸爸。”

潔華驚訝地在春芳臉上仔細觀察一番，恍然的把春芳肩膀一拍：“呃，注意看看你的臉，不用介紹就認出來了。你的眼睛，你的臉形，連說話的舉動，也和你父親一模一樣。你爸爸身體好吧？”

春芳道：“托党的福。自从解放以来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連一次头疼伤风也沒有过。你也好吧？”

洁华热情地抓住春芳双手道：“坐下，今天不要走了，就住在我家。”說着，头伸到門外喊道：“楊嫂，客人就留住在我們家了。”

春芳忙拦住道：“不，我是来找你，有些事情想打扰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，你說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，一定帮忙。”

“你是知道的，我們乡去年遭受內涝，今年春荒很严重。做点蘆席，渡渡灾荒。蘆席又沒有人要，是来請你，千万拉扯我們一把，为蘆席找个銷路。”

“永康在信上都說了。你在这里坐坐，我去打个电话，找找建筑公司邵經理，沒有問題，保証叫你滿意。”

洁华出去了。春芳領着艳艳和小华，走到院子里，見春梅已含苞待放，便抱起小华，站到梅枝上道：“小华长高了，比树还高。”

小华两只小手，天真地比划起来：“我要有这么高，我就去开拖拉机。往那台上一坐，手这么一动，又那么一动，拖拉机‘嘴里’，吐吐吐的冒烟，就跑起来，跑得好快哟！”

艳艳跑过来，抱着春芳的大腿說：“阿姨，我长大了就不开拖拉机，我要做演員。爸爸說我的眼睛，长得好看，生得漂亮。”

春芳道：“你会唱嗎？”

艳艳道：“我会，我就会，你坐下来，我演給你看。”

春芳輕輕地拍拍艳艳的肩膀道：“你唱，我就站在这里看。”

艳艳在院子里，天真地做了一番表演，便唱起来：

东方红，太阳升，
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

.....

春芳站在一旁，看着村艳边舞边唱，心中十分喜爱。暗想道：母亲对人亲热，孩子也这么叫人疼爱。这样的家庭，多么好啊！她心里出现了某种说不出的感情。

洁华回来了，进了大门，见村艳在唱，春芳抱着小华，站在一旁，看得呆了，不由笑起来：“村艳，你又在疯了。这都是你爸爸教你的好事。明天我就把你送到剧团去。”

春芳掉转过身来，向洁华笑道：“唱得好，叫人又喜爱。”

洁华道：“都是她爸爸好事不教她，尽教她这疯疯癫癫的事，她能做啥的演员。”

春芳道：“你看，她表演得多好看，比画上的还好看。”

洁华道：“我才不让她当演员呢！一个女孩子，在台子上，一会笑，一会哭，多难为情。”

春芳道：“你还封建，如今连我们农村姑娘，都上台唱戏了。”

洁华虽在县委工作，由于分工不同，她对财贸系统并不熟悉。她跑到财贸部一了解，不仅县面粉厂和建筑公司需用芦席，其他各厂都需要，供销社也正在组织收购。这时能有人把芦席送上门来，简直是哑巴找到妈妈，没话说。

洁华满脸堆着笑容，向春芳道：“我写封信给永康。你们黄泥乡，过去就有编芦席的习惯，能利用冬闲期间，把群众组织起来，搞集体副业生产，这个办法很好。一来可以开展家庭副业生产，二来又可以与救灾紧密结合起来，三更更

可以利用这种組織形式，把群众引上集体的道路。生产資金如有困难，县委还可以支援你們。”

春芳道：“編出的蘆席能有人要嗎？”

洁华道：“不仅我們县里需用大批蘆席，供銷社正在筹备收購蘆席，供应天津和上海，支援国家建設。”

春芳道：“只要有人收，蘆席多得很，我們一天就能做出几十张。”

洁华笑笑道：“派人去收，就不是几十张，是需要几千张几万张。”

春芳惊讶地伸伸舌头。

洁华坐到桌旁去写信了。

洁华写好信，交給春芳道：“你告訴永康同志，他的意見，我一定轉給旭东。农村要往集体化道路上走，这是絕對正确的。党一再教导我們，要我們引导农民往集体化道路上走。他的想法完全符合党的方針路綫，有什么困难，县委会全力支持他。”

春芳对洁华这些話，虽不完全懂得，但是她能领会洁华話中的精神，对永康的贊揚，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幸福。她接过信，站起身道：“你真太好了。麻煩你半天，耽誤你好多工作。啥时候到我們乡去，一定到我家去住几天。”

洁华道：“你干嘛！坐下。”

春芳道：“我該走了。”

洁华伸手拉住她：“走，到哪里去，就在这里住两天。晚上我帶你去看看戏，看看电影，在城里玩玩。”

春芳道：“謝謝你，我們帶了两車蘆席来，还有个妹妹在十字街口等我。”

洁华道：“不用去了，我叫楊嫂去，两車蘆席，交給供銷

社好了，供銷社就在十字街口上。”說着，走到門口，向廚房里喊道：“楊嫂，你到十字街，叫供銷社把他們門口的兩車蘆席收下，把那位賣蘆席的女同志領來我們家吃飯。”春芳見洁華如此熱情，也就不堅決要走了。

洁華打發楊嫂出門之後，斟了一杯茶給春芳，隨口問道：“永康到了你們鄉里，還好吧！”

春芳見洁華向她打聽永康情況，便順口答道：“祝書記這個人，再好沒有了。工作又能干，又有辦法。一天到晚奔波勞碌，人就化在工作里面了。對人又和悅又親切，爸爸正在準備收拾幾間房子，勸他把家里人全部接到鄉里去。”

洁華笑道：“老萬真老糊塗了，永康哪來的家。這才是主觀主義呢。”

春芳道：“听他說，家住在省城里……。”

洁華道：“你听他的。合肥有他鬼的家。別人不了解他，我還不了解？他的父母，抗日戰爭的時候，就犧牲了。他是個孤兒，在革命隊伍里長大的。”

春芳道：“父母早去世了，別的親人也沒有嗎？”

洁華擺擺手道：“沒有，沒有。他是從部隊里剛剛轉業回來，除了黨，旭東就算他唯一的親人。”

“呵！……”春芳剛要說什麼，見金花一走進院子里就高聲嚷道：“蘆席已有了主顧了。”

“噢！有了主顧啦……”春芳高興得一下跳起來。

第二十二章

春芳和金花从县城回到家，已经点灯时分，看門还是鎖得紧紧的，便知道父亲还没有回家，也就无心烧飯。根据她往常的经验，父亲到这时候没有回家，也就不会回来了。至于永康，明是将床鋪安在她家里，来到乡里好些天，一晚也没有在她家里住过，这一天更不可能回来的。因她一到家，就听翠花講，羊秀英搞粮食走私，被任为群在臥龙桥上捉住，連人带驴，在她家門前押了一天，直到下晚，永康才叫人來，把人和驴領到乡政府去。

春芳本来很累了，可是在城里这一天，心里不知堆起了多少話，恨不得立刻見到永康，向他傾訴一番。同时，也想到一个青年团员，应主动的要求永康給自己交一点工作任务，讓她也能成为姚兰英那样的人。

她不想休息，換換衣服，便去約金花一起，到乡里去找永康。

金花洗好脚，正准备上床休息，春芳推門进来道：“黑灯黑火，悶在家里干啥啊？”

金花在房里答道：“两腿像两条棍似的，我想早些睡了。”

春芳道：“在路上不是就說定了嗎？到家就开会，把庄上会編蘆席的人，都找到你家来，开个会，成立編席小組。”

金花仍在房里答道：“我想了想，还是不成。全庄会編蘆席的人，有二十一个，有老有小的，有男有女的，都弄到一起咋管呢？这个要喂孩子，那个还要烧飯，你要上集，他要訪亲拜友，她編的多，你編的少，張編的好，李編的孬，到时候，打破头日子都有，咋能管得了。”

春芳站在門前想了想道：“祝書記說能組織，他一定知道怎样办。我們去找找他，不就行了嗎。”

金花道：“天时这样晚了，还到啥地方去找呢？到明天再說吧！反正这也不是急事。”

春芳道：“你真是馬上不知馬下苦。你家里有吃有烧，不焦不愁，有啥可急的呢？別的人，听到蘆席这样好卖，恨不能今天晚上組織起来，明天就編出蘆席，后天推到城里，換回粮食。”

金花点起灯，从房里出来道：“誰这么急呢？”

春芳道：“你去問問小四嫂她們。一听说蘆席有人收，誰不想参加呢！”

金花放下灯，想了想，总觉得春芳說組織編席組是假話，其实是想找永康，便故意为难她道：“天这么晚了，你知道他睡了沒有？”

春芳道：“这有啥，洁华同志不是講的，到家就把信交給他。他睡了，我們送信去也不行嗎？”

金花道：“要送你送去，我才不去呢！”

春芳走过去，一口吹熄煤油灯，拖住金花便走，說道：“我非要你去不可。”

金花被春芳拖得趑趄趑趄，一面往后賴，一面說道：“死鬼，你莫要拖嘛。你对我說明白，我就跟你去。你这么晚还急着去找他，到底是为了啥？”

春芳轉臉見周圍并無別人，索性硬硬臉皮，說道：“隨你怎么說吧，你說为啥就为啥！”

春芳這一手，倒把金花治住了。說道：“你心里的事，我咋知道，我才說不出口哩！”

春芳和金花，手拉着手，走到鄉政府大門口，見門關着，用手推推，門關得緊緊的。金花道：“人家都睡了，咋好意思叫門，還是回去吧，明天早上再來。”

春芳雙手扒着門，眼對着門縫看看道：“哪里睡了，里边還亮着燈呢。”嘴說着，雙手在門上搥得咚咚响。

院子里一條小花狗，汪汪地叫起來。

金花推推春芳，低聲道：“快走吧！把全庄人都驚動起來，人家還說我們是瘋子。”

春芳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西屋出來一個人。”

一個黑影子，在門內問道：“誰？”

春芳一听是小趙的聲音，便道：“開門。”

小趙道：“你來干啥？”

春芳道：“你快開開，找我爸爸的。”

小趙開了門。

春芳走進門道：“我爸爸來了沒有？”

小趙豎起手指，噓了一聲：“輕一點，輕一點，都在開會。”

“啥會議？”

“組織會。”

春芳不敢大聲瞎嚷了，輕輕問道：“祝書記在嗎？”

小趙把她兩人，偷偷領到自己房里，低聲說道：“你們在這裡坐坐，現在不能進去。”

春芳道：“送信也不管嗎？”

小赵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听听就知道了。”

春芳双膝跪在床上，理起衣袖，将墙上玻璃窗擦擦，眼睛对着小小的窗洞往里看看，只见那隔壁的两间屋子里，烟雾腾腾。一盏煤油灯，在昏暗的烟雾中摇晃着。迎着灯光，隐隐看到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子，周围坐满了人。任为群站在桌子顶头，不知在讲说些啥，只见他慷慨激昂，一只手臂在半空中挥舞着。春芳拉拉金花，将脸贴到窗口，侧着耳朵，渐渐听清任为群讲话的声音：

“……党是我的母亲。一个母亲，伸手去打她的孩子，不是她的孩子不学好，就是孩子不听话，总没有平白无故的打她的孩子的。同志们不相信，当场扒开我的心来看。我心是红的，是向党的，是永远向着党的。党对我任何处分，我的心也不会变成白的，不会向黄龙飞这些狗家伙屈服。朱锡坤同志批评我，说我脾气坏，性情暴躁，我接受。我请求同志们回忆一下，我任为群参加党已五年多了，在黄泥乡除了捆过黄龙飞，打过羊秀英之外，其他我还打过谁呢？又骂过谁呢？我做过哪些违反人民利益的事？哪些事情又是违犯党纪的呢？我在党的会议上，不能撒谎，不能隐瞒自己的过错，更不能隐瞒自己的思想。过去，黄龙飞这些狗崽子，爬在我的头上，拉屎撒尿，强占我的大嫂子，作威作福，啥的侮辱我都忍受了，因那时是他们的天下。今天，我翻身了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，我站起来了！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帮坏蛋的侮辱。这是我的思想，我应该把话说明。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狗崽子，还想伸长舌头，到处吃人，我就要拔掉他的牙齿。今天晚上，我要问一问朱锡坤同志，黄龙飞和羊秀英结伙搞粮食走私，这是我们党能允许的，它又合乎党的哪一条的政策呢？我和何老九把这些走私的人撵回来，又是

违犯党哪一条紀律呢？不违犯党紀，你有啥的權利要开除我的党籍呢？你說我是拦路搶劫，世上有搶劫的人，把搶劫到手的東西送給政府的嗎？還有，我是黃泥鄉党總支委員，为啥每次开会不通知我呢？我犯了錯誤，你在群众会上，只宣布我民兵大隊長撤職，並沒有宣布撤銷我的鄉總支委員啊！我要求朱錫坤同志，在党的會議上，把話說明白……。”

春芳听到这里，不禁叫了声：“問得好，問得对，就应该这样問。把为群和黃龍飛拿到群众中去評評，究竟誰是好人……。”

金花連連抵抵她，小声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朱錫坤坐在那里，臉也不紅。”

春芳用手指甲在玻璃上扣扣，看看朱錫坤坐在祝永康对面，左手托着腮，半支在桌面上，歪过身子，默默在那里抽烟，心里更加有些气愤，向金花道：“我一向还以为他是个部长，他原来是这样一個沒有血色的人，往后鬼才燒茶給他喝。”

小赵倚在墙上，两手操着，用膀弯垂抵抵春芳道：“听，听，万乡長講話了。”

万寿年講話的語調非常平和，声音也不高，听在耳里却使人心跳。只听他那顫抖的声音，亲切地喊道：“錫坤同志，你是知道，你在乡里，我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。你是领导人，你是直接領導我們工作的，啥事都听你的，一切事情，都是以你的話为准的，都是按照你的意图办事的。可是，可是，可是，今天早上，你这件事是做錯了！你說为群是‘拦路搶劫’，是帮誰在說話呢？是支持了誰呢？……”

春芳听到父亲这些话，滿臉直冒汗珠，几乎想叫出声来，为父亲补充两句，把話說得明白些。只見朱錫坤扭过头